张侯光的剪纸艺术人生

■王志成

张侯光（1930—1999），男，乐清人，乐清城区小学、乐清实验小学、乐清师范学校美术教师，从事艺术剪纸创作40余年，一生创作了数千幅剪纸精品，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蕴涵着乐清山海文化、多元文化的积淀，人物造形朴实无华、栩栩如生、情趣盎然，而且具有北方剪纸简洁、明快、大气的风格。

20世纪50年代，张侯光主要从事剪纸创作，由于长期与小学生接触，他非常熟悉儿童的兴趣爱好与喜怒哀乐，他所刻划的儿童形象，大多是大眼睛、长睫毛、圆脸蛋，充分体现活泼可爱的天真童趣。张侯光早期作品的表现题材和风格，受乐清细纹刻纸影响，追求格局的稳定性和写实性，无论是人物或花鸟鱼虫，线条工整连贯，布局明暗匀稳，细秀到鸟兽羽尾丝丝可鉴。1980年，张侯光从乐清师范学校离休，进入创作上的黄金时代。张侯光突破了民间剪纸技法和内容的局限性，保留传统剪纸艺术细腻的表现手法，借鉴木刻、版画的艺术表现手法，揉进了自己的艺术个性，表达来自生活的感受和热爱，为古老而又单纯的艺术形式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以往，传统剪纸作品仅表现单层次的画面，张侯光剪纸作品则以简洁鲜明的线条和块面创造出含蓄的多层次画面。

1991年12月，浙江美术学院举办张侯光剪纸艺术展，展出张侯光创作的近百幅作品。开创了剪纸艺术登上美术高等院校大雅之堂的先河。张侯光在表现手法上打破了旧日细线缭绕的格局，大胆的块面，简洁精犷的线条，细秀与粗犷溶为一体，表现了现代审美情趣。利用摄影作品复制品做为剪纸创作的材料，是张侯光作品的又一特色，也是他对创作手法的新探索。摄影作品复制品丰富的色彩和层次很好地弥补了剪纸色彩单一的局限性，原本具像的画面被再利用之后，消除了具像意义而只体现了色彩、层次和肌理的抽象意义，为张侯光的剪纸作品增添了几分神似的审美效果。张侯光《今宵月更圆》、《出海》、《山间石径》等，融东西方技艺于一炉，既有山的崇高，又有海的广阔，是开拓一代新画风的剪纸作品。1993年，在张侯光等乐清剪纸艺术家的努力下，乐清承办了“93工贸杯全国剪纸学术研讨会暨剪纸作品大赛”，还专门设立了乐清剪纸展厅。通过这次活动，开创了乐清现代剪纸的崭新局面。

张侯光于1981年加入农工党，是农工党乐清支部成立之前发展的党员。张侯光多次提出关于雁荡山建设的意见（见乐清农工2003年第7期）。张侯光曾任中国剪纸学会理事、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剪纸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民间剪纸研究会副会长、温州市美术家协会顾问、乐清市文联顾问。张侯光的作品频频在全国各大刊物上发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湖北人民美术出版社、朝花美术出版社、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等知名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剪纸专集10余册。还出版过艺术剪纸年画及单幅画多幅，发行全国。张侯光创作的艺术剪纸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农民报》、《商业报》、《体育报》、《教育报》、《浙江日报》及全国各大杂志。张侯光撰写发表艺术剪纸研究文章10余篇，多次在全国性的剪纸大赛中获大奖。

百花争艳 百工振兴

乐清非遗中心开展非遗项目展示展演活动

■记者 郑剑佩 通讯员 禹昊川

为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展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丰硕成果，提高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日前，乐清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组织黄杨木雕、细纹刻纸、石雕、竹壳雕、竹编、象牙雕、米塑和乐清龙档等非遗项目传承人在市民活动中心举办“百花争艳 百工振兴”非遗项目展示展演活动。

这次的展演活动引起了市民极大的兴趣，展演队前大排长龙，各项目传承人不时让观众亲手尝试制作，使市民更直观的了解乐清非遗项目的制作过程，近距离的体验传统文化的非凡魅力。市民在观看完展演队的展演后，又前往位于乐清市总工会二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欣赏非物质文化的作品，让群众在“文化遗产日”的氛围中享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盛宴。

拖乌贼

Zongyi 乡俗

■赵章盛

乌贼又称目鱼、墨鱼，属软壳八脚类，腹中有墨水，遇敌侵犯时，即行喷出，搞混一片海水，溜之大吉，故称乌贼。晒干称明脯干，有清凉明目之功效，中药海螵蛸即乌贼之骨。乌贼游动是靠头部八脚张合击水往后退去，速度很快，故有“乌贼活溜溜，一日一夜游九洲”之说。每年到清明后，谷雨、立夏季节，向近海靠拢，在岩边产卵。趁此季节，沿海农民，临时组成三四人一伙，采用木船河泥溜和小型拖网，出海捕捞。小型拖网的结构是：采用一根实肚筋竹，称为拖担筇，约二人多长；再由苧麻用手搓成一根绳子，将铜钱或铁钱再间入几个榆树木轮盘和拖排穿成一串，称为铜钱纲；再将铜钱纲系在拖担筇两端的千斤纽上；再由两根筇吊绳子，一端锁在拖担筇上，一端锁在铜钱纲上，从中间吊起，形成三个网门，使拖担筇全身受力；再将网的下口结合在铜钱纲拖排一端的小绳上；网的上口结合在拖担筇上；在网的上爿中间，扎上适量桐木浮子板，将网的上皮浮起；在网袋尾部放一个泛筒，将网袋半浮沉在水中；再在拖担筇上系上一条苏护绊，连接一条二十多米长的盈握拖绳；这样，一张乌贼拖网基本完成。除拖绳外，正张拖网重量约二十多斤。

拖乌贼有两个渔场可以作业，到北洋大陈山或南洋北麂渔场，如果到大陈，所使用的船支、工具、粮食、燃料等都得用大船运去。而到北麂的，则由自己用河泥溜将所需物资运去，但出门必须择黄道吉日，到神庙许愿保平安，听广播气象消息，天气晴和，方可出门。从内河绞坝出海，离瓯江口，经过门正、霓屿嘴、大衢、南策、双排、尖角等岛屿，风平浪静三人用桨划，到达目的地北麂，约需四五个小时。如果风力风向适当，可使用布帆行舟，人省力速度又快。到达北麂后，有的人租住在北麂岛上，在这范围，北麂算个大岛，有街道商店。周边有很多小岛和孤屿，如明脯山、小明脯、笋箕屿、北孤岛、北平礁、白头礁等。大部分人都在周围无人的荒岛上挖个厂基，自搭厂棚居住，在岛上拣些平正的石头作为床铺，割些茅草摊在上面，放上一领草席，这就是四个人的床铺了，包括卧室、仓库、厨房在内不足十平米。睡在冷地上，常有毒蛇蜈蚣出没伤人，随着天气的变暖，蚊子夜叮人，苍蝇绕口飞。若逢雨天，拖来的乌贼才晒半干，堆放在厂棚里变质腐烂和腌在桶里的乌贼蛋散发恶臭，令人作呕。两个来月的海岛生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乌贼不是每年都有旺发，要靠运气，靠机遇。虽然以前东海乌贼资源是丰富的，但由于气候、风向、流水等因索，很难确定年成好坏，有时连续一月未见乌贼，只得耐心等待，老渔民用句谚语“一潮发起大财主，两潮打过作富翁”来作自我安慰。拖乌贼是谋生中最艰苦最危险的差使，若有乌贼发起，不管白天黑夜，发风下雨，都要出洋作业，若逢恶劣天气，时有意外发生，古人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实不虚谬。如果所驻之岛周边没有乌贼，就带饭到其他岛上寻找。拖乌贼是靠近岩边作业，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下网的，老拖手根据多年经验积累，能基本掌握几个拖地的水底复杂地形，才可放网，否则网放下去就会被岩石勾住，网被撕破。一支船上作业，一般三个人，两人划船，一人放网握拖，找到拖地，拖手将网撒下，放出拖绳握住，船往前划，同时拉动拖网，到一定住置收网，抽绳将网拉上，从网袋尾部放出乌贼。因为乌贼产卵，驻在海底岩上，拖网随着船往前划拉动，铜钱在海底岩上滚动，发出声响，乌贼被惊离岩浮起，被拖入网中。乌贼刚被捕上时，背部花纹变换着五颜六色，美不胜收，同时嘴里喷出墨水，发出呼呼之声，稍后就寿终正寝了。拖乌贼分头水、二水、三水，头水乌贼肥大，二水一般，三水瘦小。到将近夏至季节，结束捕捞，拆厂棚还洋。回家后，第一件事到庙里还愿。其次是作顺风，设便宴请亲邻好友喝酒，庆祝顺利平安。还要拿乌贼干、乌贼卵送亲朋，闹热一番。

现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正宗乌贼，有几个也都是冬乌，骨的尾部有一根刺。到底是何原因，会使乌贼绝迹，谁也说不清楚。听说去年有大量乌贼苗投放在长江口东海区域，未知效果如何，能否恢复昔日风光，我们试目以待吧！现将本人六十述怀诗中一首写拖乌贼的七律作为结尾：

坎坷人生味亦浓，三春北麂雨濛濛。
栖身孤岛茅棚屋，放网扁舟蓑笠翁。
风静山推平顶浪，鸥来海卷白头峰。
晚归罢桨收帆后，万里波心夕照红。

感恩良师益友

Zongyi 老照片

■徐定槐

最近我赴乐清市虹桥镇凤凰山庄拜访朱永天老先生，老先生是我上世纪60年代在乐清工作时的老上级，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和一生的楷模，他公道正派、谦卑好学、务实低调、富有爱心的人格一直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相聚中，他赠送我一本自己创作的诗集《天趣阁吟笺》，诗集以“平桥漫咏”、“长乐俚谈”、“凤庄随赋”三部分组成，共计343首。细读这本诗集，给我的印象是题旨鲜明、内容充实，同时紧密结合现实，呼应时代精神，使人读后深爱鼓舞和启迪。由此，我想起与他相处的岁月，并找到一张旧照片。那是我调离乐清时，原文教局部分同志欢送我时的合影，照片前排中央是笔者，前排的左二是朱永天同志。照片中还有何达栋、胡世新、徐勉、蔡方成、蔡中宣、翁启熙、刘化斌、李方坚等同志，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都是我的感恩对象。

注：作者徐定槐，瑞安人，在乐清市文教局、雁荡山国防工程指挥部、中央乐清市委党校等部门工作过，后曾担任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现居瑞安。照片中的人名，由作者本人提供，由于没法一一查实，若有差错，敬请谅解。

三任儿童队长

Zongyi 旧闻

■廖立清

最近我与和廖光宇、钱绍仁三任儿童队长重逢，不由想起了数十年前的往事。三任儿童队长分别是建国前和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二个时期选任的。在游击战争年代，地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和组建中共党支部，再以村为单位组建农会、民兵队，随后组建妇女会、儿童队和青年团（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儿童队组建召集年龄在10至15周岁的儿童选举产生。

我是于1948年5月至1949年底为首任湖山岗村（含前思岙自然村）儿童队长，因受队龄的限制，我离任后于1949年底至1950年底由廖光幸接任，最后一任儿童队长钱绍仁是1951年1月至1952年底是在土改运动中选任的。

儿童队的任务是根据当时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而定的。

一是学唱革命歌曲。当时的地下党和游击队是从隐蔽逐步走向公开的特定时期，宣传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的革命道理，主要靠各村的农会、妇女会和儿童队等团体，或亲朋好友来传唱革命歌曲，传唱的歌词有来自全国解放区的如“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齐心协力打老蒋，分田分地分牛羊”和后来传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还有浙南和浙东游女队自编传唱的有“五更调”、“王大娘卖鸡蛋”、“十二花名’’和“妇女摊苦歌”等歌曲。我记得“五更调”中的一句叫“一更月子里，月儿正东升，想起了，抽壮丁，真是好伤心”，十二花名中的“正月梅花朵朵开，中国抗战有八年，前年八月得消息，日本投降无条件，二月兰花盆里青，蒋介石压共黑良心，飞到黄河放炸弹，炸死百姓数千万……五月石榴自似火， 清乡一到百姓苦，不是说你共产党，就是说你通三五……”，还有“缴枪口令一声响，敌人个个心慌张，战士冲进敌营房，敌兵举手就投降，婆婆且问同志好，公公忖忖有福享”……通过这些通俗易懂的歌词传唱，激发了劳苦大众的革命热情，那时最爱唱革命歌曲的是男女青壮年和儿童。

二是参加各种会议，接受爱国和拥护共产党的教育。那时全乡的儿童队集会很少，大都是由地工人员或村党组织领导人召集儿童队员开会，宣讲革命形势和当前任务，土改以前，前思岙辖属湖山岗村，首任儿童队组织于1948年5月上旬的一天，在湖山岗村选举成立，当时参加开会的有我和廖光牢、钱绍仁和徐富宝、廖春朝、潘建顺等人，我被选为首任儿童队长，会议初定的儿童队的守则：对人民群众说话要和气，对敌斗争要坚决；服从领导完成任务要积极，举止行为要端正，如在行走时要解手要到茅厕或远离道路的庄稼地去。

三是暗中为地下党送信。那时的信件无信封，信纸是用黄胶纸书，摺成狭小长条再摺成四角形的明信件，据地下党有关人员交代：在送信路上如遇上敌人，应即撕碎信件，埋没在路边泥土里，也可将信件嚼碎吞进肚里，以利于绝对保密。1947年春，我在湖山岗的地下党员邱笃信家楼房私塾小学读书时，他交给我一件四角形明信件，于当天下午放学回家时送给前思岙地下党员廖洪兴(又名廖焕仁)，其内容是要挑选身强力壮的10名农会会员，自带扁担和麻袋，于次日早晨到栅口集中去温岭一财主家挑稻谷，为武装游击队提供给养，这是我第一次为地下党送的密信。

四是站岗、放哨和查夜。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各个时期，站岗、放哨和查夜，有定时和不定时的，有公开和隐蔽的。如1948年冬，我就读的栅口小学停课一周，有蔡熙(又称杨连新)同志率领的游击武装部队30余人要驻扎学校，蔡永渠老师要我和徐富宝同学(学校就是他家的楼房)留校，交代我在前思岙至御营路注视可疑行人，交代徐富宝要注视从学校至担架、庙前路至湖岙路段的可疑行人，如有可疑情况要暗中及时向他报告，这可谓是暗哨。土改开始前后，前思岙的儿童队员和妇女会员联合定时轮流到外屋至黄岩小坑路段进行白天放哨、查看行人的通行证，通行证均由当地乡政府和村政府盖红印有效，时隔二、三夜要挨户查夜，检查有无陌生的外来人住宿， 以确保土改安全顺利进行。

五是参加庆祝活动和反霸斗争。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的喜讯，浙南游击队总部分别用16开的单张纸油印成特大喜讯，交由儿童队在群众聚集处张贴。记得那时我两次接收特大喜讯油印件，张贴在前思岙我家后门大路边行人多和晚上乘凉人多的板壁上和砖墙上，并奔走相告，使当地民众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在望，人心振奋。

1951年春，西岭与福溪两乡同时开展土改运动，当年秋在湖山岗村的御营路廊搭台首次召开反霸斗争大会，台面两边贴着“回想过去苦中苦，今日应将苦来诉”的对联，当场群情激怒，纷纷上台揭发当地欺压百姓的地霸和山霸，儿童队长钱绍仁，背着土短枪， 带领儿童队员和民兵带头呼喊革命口号和维持会场秩序。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分别由西岭乡政府组织各村学校师生、民兵、妇女、儿童等群团约500人左右，会聚在西岭乡政府所在地西庄村集会，人人手擎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歌颂共产党和庆祝共和国成立的红绿色的标语旗，列队进场和沿山路游行。我记得前思岙的女青年章荷香、李秀花等和湖山岗村的女青年组成秧歌队首场在西庄村载歌载舞，然后分别到各村进行舞蹈活动。时任西岭乡党委书记的谷建东、乡长李小美扮演老官、老太与民同游，同庆伟大的节日。游行队伍每到一地，均由学校老师领队上台演唱宣传，在游行队伍中的儿童队长，有西庄陈小法、岭里赵新地， 湖岙叶文通，湖山岗的徐富宝、廖春朝，前思岙钱绍仁等。那时参加游行的人气很高，自带干粮游行一天也不觉得累。随着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儿童队组织由各学校少年先锋队取代，因此它的历史使命就此胜利完成。